

# 夏天远游

## ——德威集团 2019 年度旅游之台湾记

◎周叶玲

远见未来，我们飘洋过海，来到祖国大陆的彼岸——台湾，不辜负热带、亚热带的雨和太阳，由南向北，热情组团开启了五天四夜的台湾西线游。

### 一、抵台翌日 打狗英国领事馆

有人说，“台湾有点像日本的感觉”。

有人说，“这条街好像香港的旺角”。

追溯历史，或许我们可以寻到一些令人稍感平静的解释，毕竟，一座城市最让人动容的地方，如果竟不是其本身，

难免会感到失落，何况它更是一座

“岛”。1866 年，英国在西子湾的小山岗上建馆，西临台湾海峡，1867 年，正式设立“打狗英国领事馆”，（“打狗”，源自“takau”，是原住民平埔族语，意为竹林，日语发音“taka-o”，与之接近，并更改地名为“高雄”），

而起因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《北京条约》（1860 年，其中

条约中包含了割让广东新安县（今香港界限街以南）的九龙半岛给英国）。而继 1894 年 7 月 25 日甲午中日战争爆发，北洋水师全军覆没，最终日清于 1895 年 4 月 17 日签订了《马关条约》，条款约定中国割让包括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、澎湖列岛给日本。1945 年 10 月，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背景下，国民政府收复台湾，结束了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。



高雄港一码头

穿过这座红砖砌筑的二层洋房，踏着石阶，登上背后的山丘，可以俯瞰整个高雄港，作为曾长期位居世界海洋货运第三大港，如今虽不如从前，但往来船舶仍旧川流纵横，再往西面瞭望，在遥远的海对岸便是粤闽地区，山脚下，倚山而建、三面环海的，则是有“台湾第一观光学府”称誉的（台湾）国立中山大学。

## 二、被强烈渲染的“许愿天灯”和十分车站

返程的前一天中午，离开野柳地质公园，海风中凌乱仓皇，像岩壁下隐现的五光十色的鱼群，人潮熙攘之中，时而兢兢、时而悠悠，倚着木栅，偶然俯身低头，看见一只小螃蟹拖着重重的螺横行，兴奋地以为是“寄居蟹”，只是懒懒地躲在不知名物的热带植物下乘荫，望着风化海蚀后的蕈状石“女王头”头”。

台湾的雨，来去都快，上午十时的一阵太阳雨过后，接近十一时，我们驱车到达了十分老街。

“大家都喜欢在这卧轨。”听见年轻的游客一边说道，一边继续“煞有其事”地指导此刻“卧轨”摆拍的朋友，好像是约定好了，一定要抓拍“天灯”

升空的情景。（“放天灯”，与临街的铁道一样，都使得人们慕名而来）。与老街紧邻的是，

（新北市）平溪支线铁道，两边矮旧的商铺林立，十分局促又热闹，偶尔会经过进入村庄的小路口，若不是遇到热情的招揽“天灯”生意的老板，实在是不惹人瞩目。



十分站台

“你好，请问车站还在继续运营吗？”



火车进站

“是的。你看，我们还有站台”，身穿着荧光色马甲的铁道的工作人员有点兴奋但似乎又习以为常了，他紧接着转身指了指与旁边小商铺并排连接的一座售票厅，自豪又谦逊地告诉我，说：“你看！这是真的，现在还在运行呢！可以去买票……等会儿，差不多十分钟，我

们就要有一班火车准备进站了！”显然，他很乐于见到如我一般的游客，能够亲眼“见证”他所说的，见证这一条“老街”上的这一座“十分”站台，如今还在继续运行着。走到街了另一端，远远地听见了吹响警戒的哨声，行人纷纷退向两侧，黄皮火车从站台的方向驶过来了……

### 三、最后一站 一座故宫，两座故宫博物院

台北故宫博物院，建造于1962年，1965年夏于现址落成新馆，主体建筑共四层，正院呈梅花形，院前广场耸立五间六柱冲天式牌坊，新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岁诞辰，命名为中山博物院。白墙绿瓦，隔着山与海，与北京故宫博物院，在风起云涌的时期紧紧相系，解放战争结束前夕，1948年12月27日，在南京国民政府令下，中鼎舰运载着第一批文物抵达基隆港，如今台湾第三大国际港，仅次于高雄港、台中港。正如周兵导演纪录片《台北故宫——故宫国宝在台北》第一集序言中所述，“中国只有一座故宫，故宫博物院却有两座，一座在北京，另一座在宝岛台湾。”2009年2月14日，时任台北



宝物在台北故宫

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带团赴大陆访问北京故宫博物院，时隔 60 年，两岸首度奏响了故宫文化交流的序曲。

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 65 万件传世珍宝，（绝大多数来自北京故宫），除了声名在外的毛公鼎、肉形石和翠玉白菜“镇馆三宝”，西周宗周钟、元黄公



中山博物院

望《富春山居图》、雕橄榄核小舟（《核舟记》云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，能以径寸之木为，贻核舟一，盖大苏泛赤壁云。未考）、清乾隆掐丝珐琅仕女执壶等等，釉彩千年、瓷中繁花、玉润光华、巧夺天工。

带不去的台北故宫宝物，隔着玻璃被静置在陈列橱窗里，每三个月轮展一次，导游说，“一个人花一辈子的时间也没有办法参观完所有的宝物”。来到国父纪念馆伫足瞻仰孙中山先生的铜像，纪念这位逝世将近百年的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驱，历史唏嘘之间，是正在进



国父纪念馆一展厅

行的艺术展览与青年一代舞台表演者的生生不息。还未出行，就已经被游往归来的同事热情“劝告”的日月潭的茶叶蛋，“如今一辈能够坚持卖 20 年茶叶蛋的，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！”船长说道。邹族文化部落里一曲高歌“阿里山的

姑娘”，深入人心，山林里风云变幻，茅舍疏篱，像是有仙人用纤指轻轻拨开金色的雨帘、吐一口仙气，吹散了忽而起来的薄雾，茶田，绿油油地，向着光透下来的天空生长。六合夜市、西门町延续着青天白日里的热闹，没有“蓝绿”相争，没有“触目惊心”的宣传页，只有烟气冲天的火热的烧烤摊、门庭若市的百年老店、来自世界各地的街头自由艺人与观众，民众的生活步履不停。我们也是一样啊。

夜晚，偶地探出头，望见星空，是北斗七星和猎户座，风掠过树林、淌过江河，听见蝉鸣蛙叫，夏天的季节到了。